

## 我的人生主題詞

清透的嬰兒帶着一顆赤紅的心來了，怦怦……怦怦……鮮活的生命誕生了。她不再是它，她將要生而為人，她一邊改變自己，一邊主宰自我，預期出自己導向的人生主題詞——重估、哲學、覺悟。

「不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。我們人生中有這麼一項必須完成的艱巨任務，那就是審視生活，或者說，重估一切價值。」蘇格拉底說。在人的根本上有太多不合理，我如何分辨真假，主導人生呢？即使是緘默也要靠着思考，鉅細靡遺地分析。

所有價值都應當被重估。

「重估」二字看似簡明扼要，但卻是貫穿懷疑精神的根本模式。哲學家尼采曾說：「一切價值的重估——這是我關於人類最高自省行為的公式，它已經變成我的血肉和天才。」，「安於故俗，溺於舊聞」不單是老人的固執，還是司空見慣的目光下養成的「理所當然」，但當我願意先去懷疑看似合理的事物而加以觀察實證，後辯證出新的理論，重估過程後的價值便成信仰的論證，重估便成了一種反思。因此重估價值的是尋找信仰的過程，而尋找信仰是重估價值的果。

為何要重估？因為我們從孩提時期起，就已先行接受了各種各樣的意見、傳統與習俗，所以當我們有一天想到應從自己的思維出發時，是否亦應對以前所接受的一切（信仰）統統加以懷疑呢？你希望成俗，趨之若鶩嗎？

而不隨波逐流、思想可能不被復現的——哲學，它是令我想到極致的學科。哲學是什麼？其實哲學是什麼，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問題。但你不妨把哲學理解為一堆「無解」問題的集合，理解為一種批判與質疑精神。哲學並不是教人與人相處，而是追求的真理智慧。

在經歷過後得出的「理解」便是一種智慧，而就我近來理解到的哲學論舉例，笛卡爾的「我思故我在」不是一個假設（假如我思考，那麼我一定存在），也不是一個推理（因為我思考，所以我存在），這其中真正強調的是一種意識（意志、認知、感受、懷疑、想象）的直接作用。

即這個世界我可以懷疑一切，包括我的身體、宇宙萬物的一切，但是我不能懷疑當下正在思考的我，思想不存在。因為我一旦停止思想，即自我確立性崩塌，我已無法相信我存在。

這個理論或許會重建你的世界觀，但不可置否的是「我思故我在」真是打開了我去理解「存在」的思路，一改從無解到有解的狀況。若沒有哲學的存在，我或許還是渾渾噩噩地過生活？找意義？存在嗎？哲學真正成了我心之所向，定以畢生作限期，向死而生。

儘管只有極少數的人擁有選擇的權力，哲學卻仍是普世人類智慧的高峰，也是人迹罕至的荒蕪地。智者惺惺相惜，成為貫穿時間和空間的、人類唯一的真正共同體。哲學家是柏拉圖的《理想國》中逃出洞穴的穴人，縱然他們曾被虛假幻像困住但還是用生而為人的意志逃逸「危險之地」，又企圖用哲學智慧回來拯救更多被鐵鏈捆綁的人。

只有少數人相信他們，不敢面對過往的一切皆虛幻。

我想成為穴人的一份子，我亦正在成為穴人，我終會成為穴人。

布披繞着人類的眼睛，他們在籠內不亦樂乎，卻不知已身於被注定的人生。

或等到某一天，我坐在圖書館，沉澱於智者的薰陶中，忽聽到腦海里那些人回響着那些人睥睨我的判詞，一邊說我不務正業，自以為是，一邊高亢地吵嚷着要獨立思考、勿隨波逐流。不禁在心里嘆息，他們還是那樣的墨守成規，無趣。須臾片刻間恍然意識到，自己已經走了這麼遠了，還是不悔，漫步將至極樂之界。

「覺悟」便是我最大的願望，即開悟智慧，也就是對世間種種現象，真理的透徹瞭解。成佛之人釋迦牟尼能夠成為覺悟者，能夠親證解脫的真理，也正是通過不斷的觀察、思考和學習而來。他內心看到的世界就是淨土，眾生平等。

顛沛於殘酷市儈之中的人，我要學會通過覺悟內心，以減輕內心抉擇之痛。唯有看破才能放下，才能自在；唯有解開心結，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。以此放下雜念，心無掛礙，無惡之心，遠離顛倒妄想，不羨仙神不羨佛而達慈悲平等，清淨超然的境界。

這何不是另一種烏托邦呢，是人心最理想的境界，如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」，分拆成三層，一重估、二哲學、三覺悟……

清透的嬰兒帶着一顆赤紅的心來了，怦怦……怦怦……鮮活的生命誕生了。她不再是它，她還是她，只是她更有內涵了，已懂得思考。

慢品人間燈火色，靜觀萬事歲月長，一切，安好。